

主编 饶芃子



比较文艺学丛书

Bijiao Wenjixue Congshu

郁龙余 编

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

主编 饶芃子



比较文艺学丛书

Bijiao Wenyixue Congshu

郁龙余 编

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

责任编辑 周书田
封面设计 王 霖
责任监制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郁龙余编.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7

(比较文艺学丛书/饶芃子主编)

ISBN 7-81083-153-4

I. 中… II. 郁… III. 比较文学—中国、印度—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4952 号

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	郁龙余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中国·杭州南山路 218 号	邮政编码:310002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60 千	印数:0001—2000
ISBN 7-81083-153-4/I·5	定价:24.00 元

《比较文艺学丛书》总序

饶芃子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多年来，这个领域已有了迅速的发展，不仅有了许许多多的成果，还有了自己的刊物、队伍、组织，并且进入了高等学府，形成独立的学科，有一定数量的硕士、博士等高学位点，高层的学术活动也已同国际比较文学界接轨。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比较文学日益成为了一门显学。”（见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回顾这个过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及其发展，是与学界人们世界性视野和开放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就是要突破文学研究的国家、民族、地域、文化和学科的界线，以新观念、新眼光开展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对话。比较文学的开放交流精神是它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的，贯穿始终的本质所在。早在19世纪末，比较文学在西方兴起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认为世界各国、民族、地区的文学，都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现在，历史发展到21世纪，这个时代是一个科技、资信发达的时代，文化、文学交流频繁，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异国、异族的影响，还有不同学科的交叉介入，因而研究者在面对本国或外国的文学问题时，都必须有世界性的广阔视野与眼光，将其放在世界文学格局和国与国文化、文学关系中进行考察，才能探得其究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比较文学在学坛的勃兴，正是与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发展潮流相适应。

近 20 年,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比较诗学兴起,中国诗学的价值日益为人所认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也成为比较诗学的一个新的拓展方向。美籍华人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倡导、研究上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不仅把自己的倡导变成实践,还从理论上阐明中西比较诗学的目的和价值,他认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 3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在他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总序中,也特别说明中西比较文学必须导向中西比较诗学的道理,他认为,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要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就不能停留在一般表层的比较,而应深入到“每一个批评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方西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对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据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叶维廉:《比较诗学》第 16 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年)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建构批评理论。在我国,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都是新时期中西比较诗学路碑式的成果。中西比较诗学与一般的中国或西方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同,它要求研究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国际的眼光和自觉的比较意识,要超越本民族文化体系的美学模式,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或者说,去促进“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所以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拓展,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对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这一领域的成果同文艺学学科有直接、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有若干交叉、重叠的地方,于是,在这两者的交叉领域寻找比较文学与文艺学的结合点,用以推动文艺学学科内涵的更新和发展,就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而这,正

是90年代我们在建设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时,把比较文艺学作为一个新方向建立的学理基点。

全球化的21世纪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新世纪。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必须是开放的、多元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文艺学在中国的诞生、发展和演变,有许多世界性的因素,无论是从总结以往学科史的经验,还是对学科前景的思考探索,都必须重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当今,人类共享的知识基础的范围日趋扩大,随之而来产生了文化的日趋融合,世界各国的理论家均具有多国学术的亲缘关系,经常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对话,互识、互补,通过不同文化与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学研究,创造更加宏阔的学术空间,有助于突现自己的学科个性、学科的前卫精神。学科建设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学科的内部而言,要有本学科新的理论建树;从学科的外部而言,要能对整个学术界和时代前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从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现状看,成果很多,其中有许多是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的,如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有从其中的某些理论出发来阐明我国文学问题的;还有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的演讲过程作综合研究的;对中西文论总体特色和范畴比较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相对而言,对重要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太少,结合历史和现状,对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论发展中具有学术价值问题的研究亟待展开,而这两方面又与资料建设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专题研究都必须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上,所谓资料建设,应包括目录、索引、资料汇编、选编等,以前这方面成果很少。这与过去学术界对资料工作的轻视有关,过去,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资料收集、整理、编选,不是科研成果。近几年,学界对人文学科中资料建设工作落后现象,已给予关注,其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突出。事实上,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比较文学和文艺学的学

科发展，同样不能忽略这方面的工作。

正是出于上述的思考，我主编了这套《比较文艺学丛书》。

本丛书共六册，三册是研究资料汇编，三册是专题研究论著。研究资料汇编分别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饶芃子、王琢编）、《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郁龙余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钱超英编）。所辑录的文章和有关研究资料，都是从大量原始资料中筛选出来的，其中不少是中外知名学者所撰写的论文，我们的编选原则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旨在向学界和广大读者介绍较少人注意的几个学术领域。从这些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到中日、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沿革，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的概况。《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把80年代以来的研究论文按编年史编出，并附有文献目录要览和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相关资料，还附录选编者撰写的两篇介绍中日和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概况的文章。《中国、印度比较论文选》（1987-2001），是国内首本这一时期的中印文学比较论文选。由于8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诗学等，均有不少新的成果问世，编者没有按编年史编排，而是以内容类别分成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两大部分，还附录了编者在这之前编选的《中印文学关系源流》一书目录，该书于198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华书局联合出版，搜集的资料是从近代至1982年，同现在这本“论文选”有上下衔接的关系。《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是我国大陆第一本关于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相关文化问题的批评、研究资料集。该书多数文章直接得自海外，而在此前未为国内读者所见，在编排体例上，是以文章内容分类编辑，全书分综观篇、专题编、交流编三大部分，从不同方面展示澳华新移民复杂的文化生态和景观。

三本专题研究论著，分别是《赋、比、兴的现代阐释》（陈丽虹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志红著）、

《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卫景宜著）。《赋、比、兴的现代阐释》着重追问、探索传统的赋、比、兴诗学范畴在现代是如何被阐释的。关于赋、比、兴，汉代经师及其后的历代论者，作出过极为纷繁的解说；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大陆和海外学者也提出过诸多新说。本书作者则着重追溯从“五四”至1949年的30年中，学界对赋、比、兴的新解，这一阶段，正是传统模式向现代新模式转型的时期，从黄宗羲、梁启超到胡适、郭沫若，倡导和实行诗界革命，诗学思想相应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考察这一背景下赋、比、兴的动态涵义，既注意传统的延伸，又把重点放在论述其“现代”的变异，以个案的形式参与当前“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讨论。特别有创意的是，作者在书中不仅注意学者对赋、比、兴涵义的理论探索，还注意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体现、流露的诗学观念，因而在立论上显得通达而带有生气。《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的是近20年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及其进入中国大陆之后的理论形态，如何获得有效生存等问题。作者深入到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內部，对有关资料进行细致的爬梳、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概括出“建构式”、“兼容式”、“颠覆式”三种不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类型。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批评现象，但对这一现象的整体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的真正重视，因而这本书的出版，具有开拓性。对于比较文艺学而言，这本书的学术意义在于：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为个案，来探讨“传播与影响”的理论问题，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十分熟悉，占有详尽的材料，对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整体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因而能从一个理论较高点上描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这一授受过程，及其被中国化的命运。在书中，作者不但论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生长”，也探讨了它存在的困境和可

能的发展空间,颇有史论意味。《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以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的系列小说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将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中的中国书写,放在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史、美国华人史以及美国文化三重背景下,进行互动性研究和跨文化审视,指出此类作品与西方主流霸权话语的内在对抗;这种文学写作的边缘文化属性。分析这些作品中挪用、改写中国文学经典故事、建构新的华裔文化形象的独特价值,阐明这些生活在西方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如何在文学创作中表达华裔族性和情感,提出民族文化持存是一个不断改变、建构的开放过程。作者在论述中,借鉴了西方的文化理论、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写作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一手资料的占有和对资料的理论提升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是目前国内对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个较为可靠和整体性成果。近20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大陆学界兴起,已有不少著作问世,但研究海外华裔英语文学则甚的罕见,前不久出版的钱超英博士的《“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本人主编的万叶文丛·学术书系之一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是第一本研究1988至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将一个国家的华文文学和华裔英语文学整合研究的著作,该著作的关注点是海外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问题。本书作者研究的对象是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关注点是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书写,这就从一个方面拓展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本丛书所以命名为《比较文艺学丛书》,是因为这六本书作者所做的,都属于比较文艺学的基础性工作,虽然比之应该去做的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它们只是一些小小的“点”,但“面”的工作总是从“点”开始的,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就具有某种意义上开拓性。

2001年6月16日于暨南园

目 录

- 《罗摩衍那》在中国 季羨林 1
- 吠陀诗句的古代汉译 金克木 32
- 梵文四流母音R、Ṛ、L、Ḍ、与其对中国文学之影响 饶宗颐 35
- 上人文学与仙人文学 郁龙余 45
- 中印文学中的大团圆 郁龙余 57
- 中印古典文学中的山水情趣 石海峻 72
- 中印文化交流中的藏族文学 孟昭毅 90
- 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 孙昌武 102
- 泰戈尔与郭沫若、谢冰心 何乃英 126
- 普列姆昌德在中国：译介、研究与影响 黎跃进 138
- 关于神韵 季羨林 153
- 印度的绘画六支和中国的绘画六法 金克木 164
- 东西古典戏剧理论着重点的差异 吴文辉 168
- 中国古代文论何以最重文体 刘梦溪 202
- 禅和韵 黄宝生 216
- 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 罗照晖 232
- 中印诗味面面观 龚刚 245
- 中印神话中乌摩与西王母之关系 [印度] 莉杜·巴玛 259
- 中印修辞论中的风格论和意境追求 汤力文 266
- 中西印审美主体构成 郁龙余 277
- 附录 289
- 注释 291
- 编后记 318

《罗摩衍那》在中国

季羡林

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写成或纂成以来，至今至少已有将近 2000 年的历史了。它在印度、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之巨大，之深入，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对中国的影响，过去学者们多半强调，《罗摩衍那》没有译成汉文，言外之意就是说，它对中国影响不大，至少对汉族影响不大。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最近有一些学者，特别是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深入的探讨，得到了可喜的成果。我自己也对《罗摩衍那》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以及它的影响，搜集了一些资料，形成了一些看法，现在介绍给大家。

为了有利于把中国境内的各异本同梵文原文的《罗摩衍那》进行对比，我在这里先把罗摩的故事介绍几句。《罗摩衍那》的精校本虽然长达将近 20000 颂，但基于故事是比较简单的。十头罗刹王罗波那肆虐，欺凌神人。大神毗湿奴化身为四，下凡生为十车王的四个儿子。长后侨萨厘雅生子罗摩，小后吉迦伊生子婆罗多，另一后须弥多罗生子罗什曼那和设睹卢祇那。罗摩娶遮那竭王从垄沟里拣起来的女儿悉多为妻。十车王想立罗摩为太子。小后要挟他，放逐罗摩 14 年，立自己的儿子婆罗多为太子。罗摩、悉多和罗什曼那遵父命流放野林中。十车王死，婆罗多到林中来恳求罗摩回城继国王位。罗摩不肯。十头魔王劫走了悉多，把她劫到楞伽城。罗摩同猴王须羯哩婆联盟，率猴子和熊黑大军，围攻楞伽城。神猴哈奴曼立下了奇功。后来魔王被杀。罗摩同悉多团圆，

流放期满，回国为王。

梵文《罗摩衍那》整个故事的梗概就是这样。巴利文本《本生经 461》内容大同小异，最显著的差异是：悉多是十车王女，与罗摩是兄妹，二人后来结婚。

现在我就把目前能够找到的资料和我的一些分析的结果和看法，按汉、傣、藏、蒙、新疆的顺序，简要叙述如下。

一 《罗摩衍那》留在古代汉译佛经中的痕迹

中国古代译佛经为汉文的佛教僧侣，包括汉族、少数民族以及印度僧侣在内，确实对《罗摩衍那》这一部史诗是熟悉的，不过可能因为它与宣传佛教无关，所以他们只在译经中翻译过它的故事，提到过它的名字，而没有对全书进行翻译。陈真谛译《婆薮槃豆法师传》说：“法师托迹为狂痴人，往罽宾国。恒在大集中听法，而威仪乖失，言笑舛异。有时于集中论毗婆沙义，乃问《罗摩延传》，众人轻之。”马鸣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经论》卷第五说：“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罗摩延书》就是《罗摩衍那》。

这里讲的只是书名，书里面的故事怎么样呢？

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分两部分来谈，第一部分是《罗摩衍那》全书的骨干故事；第二部分是书中插入的许多零碎的小故事，其中包括寓言和童话。

首先谈本书的骨干故事。骨干故事比较简单，已如上述。唐玄奘译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第四十六卷里说：“如《逻摩衍拏书》有 12000 颂，唯明二事：一明逻伐拏（罗波那）将私多（悉多）去，二明逻摩将私多还。”同这个骨干故事相当的故事在汉译佛典中可以找到。我在这里抄上两个。

《杂宝藏经》第一卷第一个故事，《十奢王缘》：

昔人寿万岁时，有一王，号曰十奢，王闍浮提。王大夫人生育一子，名曰罗摩。第二夫人有一子，名曰罗漫。罗摩太子有大勇武那罗延力，兼有扇罗，闻声见形，皆能加害，无能当者。时第三夫人生一子，名婆罗陀。第四夫人生一子，字灭怨恶。第三夫人，王甚爱敬而语之言：“我今于尔所有财宝都无吝惜。若有所须，随尔所愿。”夫人对言：“我无所求。后有情愿，当更启白。”时王遇患，命在危惓。即立太子罗摩代己为王，以帛结发，头著天冠，仪容轨则，如王者法。时小夫人瞻视王病，小得瘳差，自恃如此，见于罗摩绍其父位，心生嫉妒，寻启于王，求索先愿：“愿以我子为王，废于罗摩。”王闻是语，譬如火噎，既不得咽，又不得吐。正欲废长，已立为王；正欲不废，先许其愿。然十奢王从少已来，未曾违信。“又王者之法，法无二语，不负前言。”思惟是已，即废罗摩，夺其衣冠，时弟罗漫语其兄言：“兄有勇力，兼有扇罗，何以不用，受斯耻辱？”兄答弟言：“违父之愿，不名孝子。然今此母，虽不生我，我父敬待，亦如我母。弟婆罗陀，极为和顺，实无异意。如我今者，虽有大力扇罗，宁可于父母及弟所不应作，而欲加害？”弟闻其言，即便默然。时十奢王即徙二子，远置深山，经十二年，乃听还国。罗摩兄弟即奉父敕，心无结恨，拜辞父母，远入深山。时婆罗陀先在他国，寻召还国，以用为王，然婆罗陀素与二兄和睦恭顺，深存敬让，既还国已，父王已崩。方知己母妄兴废立，远摈二兄。嫌所生母所为非理，不向拜跪。语己母言：“母之所为，何期勃逆，便为烧灭我之门户。”向大母拜，恭敬孝顺，倍胜于常。时婆罗陀即将军众至彼山际。留众在后，身自独往。当弟来时，罗漫语兄言：“先恒称弟婆罗陀义让恭顺，今日将兵来，欲诛伐我之兄弟。”兄语婆罗陀言：“弟今何为将此军众？”弟白兄言：“恐涉道路，逢于贼难，故将兵众，用自防卫，更

无余意。愿兄还国，统理国政。”兄答弟言：“先受父命，远徙来此。我今云何辄得还返？若专辄者，不名仁子孝亲之义。”如是殷勤苦求不已，兄意确然，执志弥固。弟知兄意终不可回，寻即从兄索得革屨，惆怅懊恼，赍还归国，统摄国政。常置革屨于御坐上。日夕朝拜问讯之义，如兄无异。亦常遣人到彼山中，数数请兄。然其二兄以父先敕十二年还，年限未滿，至孝尽忠，不敢违命。其后渐渐年岁已滿，知弟殷勤，屡遣信召。又知敬屨如己无异，感弟情至，遂便还国。既至国已，弟还让位而与于兄。兄复让言：“父先与弟，我不宜取。”弟复让言：“兄为嫡长，负荷父业，正应是兄。”如是展转互相推让。兄不获已，遂还为王。兄弟敦穆，风化大行。道之所被，黎元蒙赖。忠孝所加，人思自劝。奉事孝敬婆罗陀母。虽造大恶，都无怨心。以此忠孝因缘故，风雨以时，五谷丰熟，人无疾疫，閭浮提内，一切人民炽盛丰满，十倍于常。

（《大正大藏经》，卷4，447a）

《六度集经》第五卷第四十六个故事：

昔者菩萨为大国王，常以四等育护众生，声动遐迩，靡不叹懿。舅亦为王，处在异国，性贪无耻，以凶为健，开士林叹。菩萨怀二仪之仁惠，虚诬谤讟，为造讟端，兴兵欲夺菩萨国。菩萨群僚金曰：“宁为天仁贱，不为豺狼贵也。”民曰：“宁为有道之畜，不为无道民矣。”料选武士，陈军振旅。国王登台，观军情猥，流泪涕泣交颈曰：“以吾一躬、毁兆民之命。国亡难复，人身难获。吾之遁迈，国境咸康，将谁有患乎？”王与元后俱委国亡。舅入处国，以贪残为政，戮忠贞，进佞盛，政苛民困，怨泣相属，思咏旧君，犹孝子之存慈亲也。王与元妃处于山林。海有邪龙，好妃光颜，化为梵志，讹叉手箕坐，垂首静思，有似道士惟禅定时。王睹欣然，日采果供养。龙伺王行，盗挟妃去。将还海居，路由两

山夹道之径。山有巨鸟，张翼塞径，与龙一战焉。龙为震电，击鸟堕其右翼，遂获还海。王采果还，不见其妃，怅然而曰：“吾宿行违殃咎邻臻乎？”乃执弓持矢，经历诸山，寻求元妃，睹有荣流，寻极其原，见巨猕猴而致哀恻。王怆然曰：“尔复何哀乎？”猕猴曰：“吾与舅氏并肩为王。舅以势强，夺吾众矣。嗟乎无诉！子今何缘翔兹山岨乎？”菩萨答曰：“吾与尔其忧齐矣。吾又亡妃，未知所之知。”猴曰：“子助吾战，复吾士众，为子寻之，终必获矣。”王然之曰：“可！”明日猴与舅战，王乃弯弓濡矢，股肱势张。舅遥惊悚，播徊进驰。猴王众反，遂命众曰：“人王元妃迷在斯山。尔等布索。”猴众各行，见鸟病翼，鸟曰：“尔等奚求乎？”曰：“人王亡其正妃，吾等寻之。”鸟曰：“龙盗之矣。吾势无如，今在海中大洲之上。”言毕鸟绝。猴王率众，由径临海，忧无以渡。天帝释即化为猕猴，身病疥癬，来进曰：“今士众之多，其逾海沙，何忧不达于彼洲乎？今各复负石杜海，可以为高山，何但通洲而已。”猴王即封之为监，众从其谋，负石功成。众得济度，围洲累沓。龙作毒雾，猴众都病，无不仆地。二王帐愁。小猴重曰：“令众病瘳，无劳圣念。”即以天药，传众鼻中。众则奋鼻而兴，力势逾前。龙即兴风云，以拥天日，电耀光海勃怒，霹雳震乾动地。小猴曰：“人王妙射。夫电耀者，即龙矣。发矢除凶，为民招福，众圣无怨矣。”霆耀电光，王乃放箭，正破龙胸。龙被射死，猴众称善。小猴拔龙门钥，开门出妃，天鬼咸喜。二王俱还本山。更相辞谢，谦光崇让。会舅王死，无有嗣子，臣民奔驰，寻求旧君。于彼山阻，君臣相见。哀泣俱还，并获舅国。兆民欢喜，称寿万岁。大赦宽政，民心欣欣，含笑且行。王曰：“妇离所天，只行一宿，众有疑望，岂况旬朔乎？还于尔宗，事合古仪。”妃曰：“吾虽在秽虫之窟，犹莲华居于淤泥。吾言有信，地其圻矣。”言毕地裂。曰：“吾信现矣。”王曰：“善哉！夫贞洁者沙门之行。”自斯国内，商人让利，士者辞位，豪能忍贱，强不凌弱，王之化也。淫妇改

操，危命守贞，欺者尚信，巧伪守真，元妃之化也。佛告诸比丘：“时国王者，我身是也。妃者，俱夷是。舅者，调达是，天帝释者，弥勒是也。”菩萨法忍度无极行忍辱如是。

（《大正大藏经》，卷3，26）

我现在对照印度蚁垤的《罗摩衍那》，对上面的两个故事稍加分析。

首先从整个结构上来看。这两个故事，一个只讲十奢（车）王同三位夫人四个儿子，只讲由于宫廷阴谋罗摩和弟弟罗漫被流放12年。罗漫就是罗什曼那，婆罗陀就是婆罗多，灭怨恶是意译，就是设睹卢祇那。故事内容，同梵文《罗摩衍那》完全一样。连细节都并无二致。比如梵文中罗什曼那种李逵式的性格，这里也表现了出来。婆罗多率军至森林中，罗什曼那对他怀疑，都说得清清楚楚。这些细节相同到令人惊异的程度。至于孝悌忠信那一套封建思想，这里也表露无遗。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完整无缺。可能受到中国旧时代士大夫的赞赏。

第二个故事只讲一个大国王，避敌让位，带着元妃住在山林中，元妃被海中恶龙劫走，国王与同病相怜命运相同的猕猴联盟，终于渡海登州，消灭了恶龙，夺回元妃，皆大欢喜。从出场的人物来看，它与梵文相差颇远。但从骨干故事的情节来看，则几乎完全一样，连细节都一样，恶龙就是梵文的罗刹，鸟就是梵文的大鹫，倘若把国王名字改为罗摩，把王妃名字改为悉多，把舅舅改为小后吉迦伊，则是活脱脱一个罗摩、悉多故事了。

这两个故事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梵文《罗摩衍那》。这暗示，在古代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形成时确实是把两个故事合并起来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骨干故事在印度本土也是多种多样的。各个邦、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罗摩、悉多故事，内容有时甚至有相当大的差异。虽然蚁垤的《罗摩衍那》可能由于

思想性对头、艺术性高超的缘故，因而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可是也没有能定于一尊。汉译佛经中这两个故事竟然同蚁垤的《罗摩衍那》几乎完全一样，它们属于同一个发展体系，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

以上讲的是第一部分，全书的骨干故事。现在再来谈第二部分，书中插入的许多零碎的小故事。

这样的故事数量大得惊人。我眼前没有可能搞得太多，我只能选出几个有典型意义的来加以探讨，按在《罗摩衍那》中出现的先后排列顺序，第一个是鹿角仙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印度文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德国梵文学者吕德斯（L üders）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独角仙人传奇》（*Die Sage von R̥ṣyas ṛ ṇiga*）¹，史林格洛浦（Schlingloff）也有一篇文章：《独角仙人》（*Unicorn*）² 讲同一个问题。在《罗摩衍那》中，这个故事出现在第一篇第八九两章。十车王想行祭乞子，大臣苏曼多罗给他讲了鹿角仙人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大体如下：一个婆罗门的儿子住在森林中，对外界的事物什么都不懂，不懂有女人的幸福，不懂感官享乐。这时候，一个国王犯了错误，上天罚他，久旱不雨，他很苦恼。婆罗门给他出主意说，只要把林中婆罗门童子引诱到城里来，天就会下雨。国王就派妓女入林。这个童子不懂什么叫男人和女人。碰到这些妓女，觉得她们很可爱，最后终于被引诱走出山林，进入城市。这个故事没有讲他为什么是鹿角。这个故事在汉译佛典中也多次出现。我只举一个例子，《摩诃僧祇律》卷一（《大正大藏经》卷 22，232—233）。就是这一个例子，我也只能简略叙述一下内容，以资对比。故事首先讲仙人小解，不净流出，母鹿吞下，怀孕生子，身有鹿斑。仙人告诫他：“可畏之甚，无过女人。”命终后，鹿斑苦修，天老爷害了怕，怕有人夺他的宝座。于是派天女下凡破坏鹿斑的道行。对比两个故事，其中有几点是不同的：一不是鹿角，而是鹿斑。二，讲明了身上长鹿斑的原因；